

---

朱義胄述編

貞文先生學行記



# 貞文先生學行記卷一

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二

潛江朱羲甫述編

先師畏廬林先生名德伏一世。而凡聲聞所至。謗乃隨之。於呼。居今之世。而好古之學。樂行古道。豈惟知之者少。而直道莫存。知之弗相輕謗者彌少也。吾親炙先生之教。在文學會時。所受諸先生者。與當日諸友齊。未嘗有殊聞特獲。獨念先生爲人。篤倫理。崇節貞。憂世衛道。既歿乃已。其與人也。熱情蓋繇天授。生平好濟難厄。而勇赴義。於國家忠愛。血性恆流露語文間。自棄舉業。適專其力於古文。任京師各學堂講席。士皆化其誠摯。偶譯西方說部。海內風動。雖胡適郭沫若周作人諸人。力倡新文。而於先生獨類首頌讚。尊崇隆至。胡氏之言。以先生爲介。輸西方近世文學第一人。傳譯小說。自具風味。於原書談諸風趣。往往刻意深會。而更出其氣力。益發精采。以古文譯說部。其成功最爲大。古文之用。自司馬遷以來。未有如先生者。原文見胡適最近五十年

之文郭氏之言。稱先生譯文簡潔。每使原書。遽增無窮光芒。評週適小傳語周氏則自云初之譯小說也。受先生影響巨。原語見點滴序又某之言。以先生既歿。凡昔之仇者敵者。乃始平其心。靜其氣。公允求識先生之善。與其三十餘年戮力成功之偉。邦人嚮慕於西方風土民性。或且駭疑其俗之多異。自先生傳譯衆籍。於是士大夫。始僚然於歐美之有家庭倫理。猶吾也。其社會風土民性。皆與吾相近似。初非絕異也。自先生介輸名著無數。而後邦人始識歐美作家司各德迭更司。歐文。仲馬。哈葛德之名。自先生稱司各德迭更司之文。不下於太

史公。然後乃知西方之有文學。由是而簞之鄙視稗官小說爲小道者。及此乃亦自破其繆囿。屬文之士。漸乃敢以小說家自命。而小說之體裁作風。因之日變。遂譯世界文學之風。亦日熾。此皆先生導倡不朽之功。國人未之能忘者也。先生文章。又善寓其愛國熱烈逾恆之情。年雖暮而猶弗稍衰。其培植新思潮。新文學也。亦緣此熱情耳。觀其中年治生。授徒譯書。晚歲更嚮畫以自贍其家計。雖友朋門生多顯貴。而獨以自食其力爲甘。未嘗屑納不勞而獲之金。越七十齡而猶屹立畫案前。日可六七時。勞作不少休。蓋近世清介絕羣之學者。於呼。天下之名。從未可以傲倖致者。况欲質諸百世而不泯滅。自新思潮新文學之說。囂騰於世。而世之學風世習。乃至政教。罔不靡然態變。猶河漢江海之受颶風。掀怒濤。而又油然雲作。沛然雨驟。其影響所及。孰能知之。先生挺身而當其敵。則敵之萬矢。集於一身矣。然卒無與於先生名德。今觀諸氏之言。大皆稱先生譯事也。吾所知者。先生蓋博學而多能。先生嘗語吾。生平博覽儒籍諸子百家之書。旁及釋典。下逮稗官野史。久乃反之約。而歸宗程朱。未嘗立門戶也。其於古文辭外。所爲詩詞書畫。亦莫不流傳天下。弗主一宗有謗之者。奚以易人崇信之心耶。吾纂斯篇。期著公論。於當世名宿。凡與先生唱和投贈之詩文。苟涉先生文行學藝。則必輯錄。其或傳家著述。偶論涉者。亦必窮吾聞見所逮。而四方獵采。若時人著述。猶未梓行。或梓行而流傳未廣。吾尙不及聞見者。則吾力之莫可如何也。昔姚惜抱論學問之事。如入大海探珍異。欲盡搜而無遺。必天下之大愚。禮箋序吾今甘爲大愚。而莫之能至。聞見困陋。覽者諒焉。

清史稿本傳

文苑列傳

曰。林紓字琴南。號畏廬。閩縣人。光緒八年舉人。少孤。事母至孝。幼嗜讀。家貧不能藏書。嘗

得史漢殘本。窮日夕讀之。因悟文法。後遂以文名。壯渡海遊臺灣。歸客杭州。主東城講舍。入京。就五城學堂。聘復主國學。禮部侍郎郭曾忻。以經濟特科薦。辭不應。生平任俠尚氣節。嫉惡嚴。見聞有不平。輒憤起。忠懇之誠。發於至性。念德宗以英主被扼。每述及。常不勝哀痛。十謁崇陵。匍匐流涕。逢歲祭。雖風雪勿爲阻。嘗蒙賜御書貞不絕俗額。感幸無極。誓死必表於墓。曰清處士。憂時傷事。一發之於詩文。爲文宗韓柳。少時務博覽。中年後。案頭唯有詩禮二疏。左史南華及韓歐之文。此外則說文廣雅。無他書矣。其由博反約也如此。其論文主意。境識度氣勢神韻。而忌率襲庸怪。文必己出。嘗曰。古文唯其理之獲。與道無悖者。則味之彌臻。於無窮。若分畫秦漢唐宋。加以統系派別。爲此爲彼。使讀者炫惑。莫知所從。則已格其途。而左其趣。經生之文。樸往往流入於枯淡。史家之文。則又驟突恣肆。無復規檢。二者均不足以明道。唯積理養氣。偶成一篇。類若不得已者。必意在言先。修其辭而峻其防。外質而中膏。聲希而趣永。則庶乎其近矣。紆所作。務抑遏掩蔽。能伏其光氣。而其真終不可自闕。尤善敘悲。音吐悽梗。令人不忍卒讀。論者謂以血性爲文章。不關學問也。所傳譯歐西說部。至百數十種。然紆故不習歐文。皆待人口達而筆述。任氣好辨。自新文學興。有倡非孝之說者。奮筆與爭。雖脅以威。累歲不爲屈。尤善畫山川渾厚。治南北於一爐。時皆寶之。紆講學不分門戶。嘗謂清代學術之盛。超越今古。義理考據。合而爲一。而精博過之。實於漢學宋學以外。別創清學一派。時有請立清學會者。紆撫掌稱善。力贊其成。甲子秋卒。年七十有三。門人私謚貞文先生。有畏廬文集、詩集、論文、論畫等著。開清史稿初決體例。斷代消通位而止。故宣統本紀所書。廬及遜位詔下時。此亦援諸史通裁。固無弗當。而列傳。乃入盛宣懷。瑞澂。陸潤庠。世續。伊克坦。梁鼎芬。徐坊。勞乃宣。沈曾植。周馥。張曾敳。馮煦。鮑良。辜鴻生。王闓運。王先謙。梁濟。簡純。

澤王國維及先生之傳。先生與諸人皆人民國後始卒。爲之立傳。是自領其例。且既爲此遺民立傳。則傳清遺民。當待來史。或曰。此出金梁一人之見。主司纂政者。若莫若何。按先生本傳。猶於生平未能曲盡。

福建通志。陳衍謨先生傳曰。林紓字琴南。號畏廬。原名羣玉。閩縣人。世居南臺。囂塵閭閻中。而自少刻苦力學。強記多聞。爲駢文。慕王曇金應麟。爲古今體詩。追吳偉業。陳恭尹。能畫。能經世文。才名噪里黨。與林崧。林某有三狂生之目。久之一切棄去。治古文詞。祁嚮桐城諸老。寢饋昌黎。自謂善闕抑蔽匿。當伯仲梓湖柏。視或翹其闕。則勃然怒於言。先緒壬午舉於鄉。屢因公車。大挑用教諭。乃旅食杭州。順天府尹陳璧招主五城學堂講席。因教授京師大學。自是淹都下廿餘年。以文藝傾動顯者。論者方諸近人王闓運云。初紓與長樂高氏兄弟。鳳岐而謙。鳳謙敦昆弟歡。鳳岐而謙。歷佐東諸侯幕。有聲與紓相引重。而謙摯友王壽昌。精法蘭西文。紓與同譯巴黎茶花女小說行世。中國人見所未見。不脛走萬本。旣而鳳謙叛商務印書館。則約紓專譯小說。歲若干萬言。前後都百餘種。畏廬詩文稿泊各雜著。亦代印代售。分館百十處。風行便利焉。紓遂譯既熟。口述者未畢其詞。而紓已書在紙。能限一時許。就千言。不竄一字。見者競詫其速。且工。然屬他文。亦坐此率易命筆矣。性勤事不少休。賣文譯書外。肆力作畫。自珂羅版書畫盛行。雖家乏收藏。不難見古名人真蹟。珂羅版者。西法用藥水傳玻璃照印。字畫毫髮不爽。紓用得飽臨四王墨井南田。上及宋元諸大家傑作。駁駁擅能品。沽者靡至。幀直數十餅金。紙絹塞屋。益以版稅版權。歲入鉅萬。版稅者。以著作稿交書坊代印。每部分其價十之幾。版權者。以著作稿售書坊。每若干字價若干。他不問也。紓有書畫室。廣數筵。左右設兩案。一案高將及脅。立而畫。一案如常。就以屬文。左案事畢。則就右案。右案如之。食飲外。少停晷也。作畫譯

書。雖對客不輟。惟作文則輟。其友陳衍嘗戲呼其室爲造幣廠。謂動卽得錢也。然紆頗疎財。遇人緩急。周之無吝色。(下略)

吳汝綸讀先生之文。稱曰。是抑遏掩蔽。能伏其光氣者。

語見長蘆集送馬通伯先生序。清史本傳亦云。

桐城吳先生日記品藻編曰。伊藤問漢文高師。告以林琴南孝廉紆。又曰。閱林琴南孝廉文。多可喜者。宜時

賢共推能手也。

按吳先生。卽汝綸。所謂伊藤者。日本明治朝宰相伊藤博文也。

高鳳岐撰清封宜人林母陳太宜人墓志銘有曰。紆於壬午領鄉薦。適有某公者。歲以千金辟爲佐。太宜人心弗善。紆時方困。卽慚悚不敢受聘。又曰。乙未五月。太宜人寢疾。其冬十月二十七日卒。壽六十有七。六閏月中。紆戢足弗出。顏色灰墨。行百餘步且仆。余省其爲太宜人憂也。又曰。紆性堅忍。讀書治古文。日益有聲。自余友紆十五年。未聞敢爲非義。秉母訓也。

又與先生書。評迦茵小傳曰。此書。時時用柳州生峭之筆。又時時有東坡文字之光。其見氣節。見神采處。皆以凜凜之筆出之。又曰。吾敢斷言此書。自龔甫去後。亦唯我能看澈。能知作者本領之到那許地步。又與書有曰。畏廬絕有癖氣。極肯服善。

又自梧州寓書先生。而述岑春萱之言曰。琴南高士。又曰。岐爲西岑述公不見某公。某公求畫不答。如何聽講。相見如何。某執政。設席相宴。諸人皆至。而公獨不至。西岑大笑。以爲是果琴南性質。坐客亦大笑不已。琴南

字雲路。廣西某縣人。時官清兩廣總督。

又與書有曰。雲帥心赤而氣盛。故與兄氣味相近。

按所云雲帥。卽岑春萱也。

又與書曰。足下心中不著

一物。

又自海上與書有曰。足下此數年在京。有古文家名譽。有新學界著述。又無墮行。此固第一好消息。又與書曰。我平日慙氣。爲足下所痛罵。然亦據事據理。並非故以氣凌人。按風岐各次與書。其年月皆不可詳。可惜也。

陳寶琛答議私諡箋。清白守節曰貞。道德博聞曰文。

郭曾炘答議私諡書。略謂畏廬先生。文章節操。海內共欽。樂育英才。尤具熱腸古誼。諡之貞文。確當無倫。

又亥既集和先生夢謁梁格莊梓宮作。有句白杜鵑再拜千行淚。寂寞詩人自感恩。讀先生致某君札曰。退之八代扶衰手。壓卷終推原道篇。舉世方淪洪水厄。大書真可國門懸。把茅佛祖能詞罵。寸管乾坤看轉旋。茹鯁因君聊一快。年來嚙口似寒蟬。

又題義甯所藏先生詩冊曰。杜鵑再拜悲臣甫。朱鳥招魂哭魯公。殘淚已爲君友盡。高歌青睞意無窮。

梁鼎芬題先生畫背曰。林紓天下第一流。

康有爲答先生續萬木草堂圖詩曰。譯才竝世數嚴林。百部虞初掇世心。喜賸靈光經歷劫。誰傷正則日行吟。唐人頑豔多哀感。歐俗風流所入深。多謝鄭度三絕筆。草堂風雨日披襟。

樊增祥題先生綴玉軒話別圖詩有句曰。琴南畫意重千金。又題先生續南湖舊隱圖曰。光緒而還畫手難。

惟君刻意擬荆關。琴南畫著琴天句。知是閩山是楚山。按樊詩後。有畏廬老兄作此圖。仿潘耒主題之例。屬余賦詩。欣然作此。天葬琴天關主鑒。喜題諸語。

周樹模答議私諡書有曰。林畏廬先生。品節文章。門下宜立私諡。又曰。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。道德博文曰

文。謚爲貞文。宜也。

又題義甯所藏先生詩冊曰。畏廬吾所敬。悟園吾所賞。文字特一鱗。時作真龍想。

又先生篷室楊宜人五十生日贈詩曰。團焦寒裏解思親。羅綺叢中每避人。能與逋仙成眷屬。梅花依約是前身。

左紹佐題先生詩冊有曰。先生九謁崇陵。庶幾乎亭林老人之用心。至於開明學說。屏斥淫辭。挽狂瀾於既倒。則孟韓之事也。

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曰。吾鄉同輩之爲詩者。又有沈愛蒼撫部瑜慶。林琴南孝廉紆。皆不專心致志於此事。然時有可觀者。又曰。琴南號畏廬。多才藝。能畫。能詩。能駢體文。能長短句。能譯外國小說百十種。自謂古文辭爲最。沈酣於班孟堅韓退之者三十年。所作兼有柏枧梓湖之長。而世人第以小說家目之。且有深詆之者。余常爲辯護。謂曾滌筆所分陽剛陰柔之美。雖不過言其大概。未必真劃鴻溝。然畏廬於陰柔一道。下過苦功。少時詩亦多作近體。爲吳梅邨。古體爲張船山。張亨甫。識蘇戡後。悉棄去。除題畫外。不問津此道者。殆二十餘年。庚戌辛亥。同人有詩社之集。乃復稍稍爲之。雅步媚行。力戒甚囂塵上矣。今先錄題畫者數首。已與吳仲圭。王山農。沈石田諸人。相彷彿。高者可追文與可。米元章。又卷五曰。前歲畏廬避地天津。忽發憤大作詩。自命杜陵詩史。又卷十二。載辛亥詩社舊慈仁寺看松。瓊公詩句曰。林叟十指有松氣。胸中一幅參天黛。林山腴思進詩句曰。林翁支離叟。畫筆泣真宰。懸知柯節成。胸中蟠硯硯。詩含古松氣。羣公肅文采。佇



看梅鶴委松間各離離。又卷二十一曰。畏廬近遊江甯回。囊中出新詩數首。曲折收勢中。意極貫注。卷二十

六曰。畏廬近來詩境大進。在自然不假做作。自都門寄余福州詩。詩今未錄承接轉捩處。殊見手腕。是以文家畫

家法作詩者。君尙有詠史五古十餘首。寓意時事。極爲工切。自謂仿余作法。余實不如其隸事之淵博也。卷

二十九曰。光緒初年。福州有三狂生。皆林姓。一畏廬。一述菴。崧祁。一某。述菴乙酉舉於鄉。早卒。卷三十。載鄭

守堪弔先生詩句曰。一代畫師人能品。百家詞派洗閩人。按林思進字山映四川華陽人官清內閣中書。著有清寂齋集鄭守堪字瑞宗號福建福安人。

近代詩鈔引石遺室詩話曰。述菴少與林畏廬紆及林某在里中有三狂之目。所爲詩皆祈禱吳梅村黃仲

則諸家。畏廬老而棄其少作。又引曰。畏廬自謙其詩。謂少作已盡棄斥。近年始專學東坡簡齋二家七言律。

余謂題畫諸絕句。有突過大癡雲林者。未可盡棄也。

石遺室詩集卷一有長句一首贈林琴南曰。林生年少負狂名。與我相逢已長大。君言識我亦良早。貧賤驕

人此人那。酒酣耳熱話童時。折節讀書誰督課。斬蛟射虎百不憂。鄉里齷齪橫作邏。臺江祖僧本如鯽。酒惡

情懷輒罵座。世人白眼盡欲殺。每值毘毘暗相賀。我識君才已二年。講院曾窺珠玉唾。駢文酣似洪北江。小

言齷齪亦偶作。昨讀我詩袖之去。句月不還若奇貨。謂將肆力古文辭。詩非所長休索和。癸未年卷三有爲林

琴南題巴黎茶花女遺事後曰。曾論懿德回心院。西土重生加他鄰。事到無聊說因果。夫人汧國定前身。亥

又有再次韻贈琴南曰。閩南故人林古度。燕市故態猶荆軻。大文寫定似柏枧。佳畫投贈過新羅。十日數

面語未了。六年一聚生幾何。胸中千卷致嫵媚。須髯如竹隨緣坡。癸卯年卷五有題畏廬畫四首曰。此地非桃

源。此牛非戴嵩。所以牛目中。了不見牧童。其韜光竹在地。雲棲竹在天。誰知古西泠。水竹自娟娟。其秋色無聲詩。秋聲有聲畫。中有讀書人。秉燭聽澎湃。其三。頗似雨花臺。落日戍樓楮。謾謾松風寒。瀟瀟鳴泉瀉。其四。已酉年。

又有祕魔崖書竹坡先生題字後示畏廬曰。尙餘二客話山邱。卅載門生共白頭。絕似平山堂下過。龍蛇飛

動壁間留。又有歲暮懷人絕句曰。畏廬長亂復畏貧。稚子旁妻避析津。飄泊干戈曹霸手。鋪張排比杜陵人。

以上二詩皆辛亥年。卷六有畏廬自津門寄畫。酷肖匡廬。直逼墨井。賦謝二首曰。廬阜忽當前。千巖壁上懸。香爐望五

老瀑布下開先。寫子經過景。牽余信宿緣。漁山如可作。不敢倚前賢。其四。壁家徒立。自注：避亂時。所有書畫。盡寄都門。思君

畫幀懸。打門來急遞。坐客觀爭先。夢寐通幽賞。亂離增墨緣。前賢猶檢檢。何況汝時賢。其二。又有風疹久

不愈。腹疾愈而復作。殆將死矣。倒次畏廬韻。戲示醫隱畏廬曰。怪余忽與鬼爲鄰。十六年來不病身。死使我

埋休我殯。散知何果聚何因。一瓢天士都無策。墨井耕烟正亂真。他日兩家求作傳。能文後起更誰人。又次

韻答畏廬曰。幾人華屋不山丘。爾我垂垂況白頭。從古畫師原必壽。近來詩力抑何遒。少微星隱非吾事。續

命湯多或小留。自笑歸舟天際去。有誰凝望倚粧樓。自注：反言。調畏廬。又有畏廬畫松。易吾楊惺吾楹帖。時余將出

都。遲朝風雨淒然。若傷別者。因書畫後曰。畏廬酷嗜楊風字。五字楹聯尤當意。要余持贈酬以畫。雙幹盤擎

慈仁寺。下筆瀟瀟風雨來。高寒六月生虛齋。由來松竹解傷別。試讀逍遙堂上詩。又有題畏廬畫曰。此亦斜

街秀野堂。春光過盡看秋光。不知明歲攤書處。可有蕭疏樹幾行。再題曰。似我蕭閒室。煩君點筆新。如何居

一叟。不見戴花人。又有次韻答畏廬送行之作曰。津門昨歲恨分裾。已分長乘下澤車。世亂敢期踪跡密。情

親首任簡牋疏。買田種秫將諧價。假館傳經待卜居。白注：幾道請余續就大學講席。第一老來真樂事。故人共讀古人書。以上七詩

苦工年。卷七有畏廬寄詩題匹園新樓次韻曰。敢云隱几日看山。只擬千忙博一閑。聯扁分書已坡谷。畫圖傳

本待荆關。誰知五柳孤松客。卻住三坊七巷間。循例吾家懸榻在。何妨上冢過家還。丁巳卷八有畏廬書來。

力勸省食。報之以詩曰。平生自負沈家牌。數十年來已就衰。遠道故人相切戒。屠門大嚼甚非宜。兩餐牛液

濃於乳。一飯魚膾爛似糜。食愈省時身愈健。謹當如教審行之。戊午年

又十七年九月與義胃書有曰。文徵爲畏廬生平得力所在。與所著韓柳讀法各本異曲同工。書藏文徵附錄

鄭孝胥海藏樓詩有題畏廬所寫江亭餞別圖曰。諸賢送巖子。各有傷時意。林子序且圖。下筆帶遠思。又傷

壽伯弗仲弗有句曰。翰林奮筆傾酸淚。張卓函書帶戰塵。白注：謂庚子京師陷。伯第兄弟即棄。繼嗣罕。南彌余之南與子書。皆以賜卹不及爲恨。又有贈畏廬

詩曰。文如至寶丹。筆若生薑白。一篇每脫藁。舉世皆俯首。平生不屈節。肝膽照杯酒。紛紛野狐羣。忽值師子

吼。京師奔競場。暮夜孰云醜。畏廬深可畏。斧鉞書在口。隱居名益重。方便薄俗厚。奈何推稗官。毋乃褻此叟。

敏才偶作畫。石谷輒抗手。亦莫稱畫師。掩名究無取。

沈瑜慶濤園詩集有得高鳳岐赴寄唁其二弟兼示畏廬與石遺曰。江亭爲位哭。公靈宜質旁。鄉信來白雁。

客夢熟黃梁。天涯老同叔。初平尋裏糴。雪涕林與陳。奠醑同傾囊。

嚴復榆墅堂詩集有題畏廬督安耆年會圖曰。長笑昌黎說霜菊。苦言旣晚何須好。微生蜂蝶幸遭逢。復云

婉孌死相保。紆也壯日氣食牛。上追西漢摛文藻。十年大學擁皋比。每被冬烘笑頭腦。虞初刻露萬物情。東

野受才遜雄雉。興來鋪紙寫雲山。雙管生枯兼潤燥。自言得法自吳王。石井墨。石谷定價百金酬一葉。文章藝事總延年六十容顏未枯槁。苦遭惡俗不相放。兒童項領欺華皓。歸來洛社聚耆英。抵制少年老吾老。豈知世運久更新。骯髒人生苦不早。君看畫裏十三人。一已墓門將宿草。自注：林君伯穎已於七月化去。不如及早豎降旗。成功者退循天道。更將此意問橘叟。自注：會長渠指歲寒松合抱。

宋小濂答議私謚書有曰。畏廬文章行誼。均應謚法。士君子以行為先。首擬貞文爲得。

又賀先生遷居詩曰。淵明肯移居。南村得仁里。素心時往來。言笑忘我爾。君今徙北隣。亦爲擇其美。居近海王邨。百城不盈咫。搜討供覽觀。縱橫罪葉几。滿天風雪寒。閉戶惟求己。著書已等身。勤勤尙無已。擺落山海經。貫穿世界史。有時開講筵。侍坐二三子。述作探古先。文學闡微旨。正聲撞黃鐘。鏗鏘警俗耳。我欲升君堂。斯文衰其起。

張僖序畏廬文集有曰。畏廬、忠孝人也。爲文出之血性。又曰。稍檢其行篋。則所攜者詩禮二疏、春秋左氏傳、史記、漢書、韓柳文集。及廣雅疏證而已。畏廬無書不讀。謂古今文章。歸宿者止此。余不敢引畏廬之言。斷天下文章之奇。果止於此也。然竊觀畏廬。每取篋中書。沈酣求索。如味醇酒。則知畏廬之枕籍於是深矣。又曰。畏廬文字。強半愛國思親作也。又曰。畏廬不仕。牋牒詔令諸門。安能責無而爲有。又生平惡考據煩碎。夙著經說十餘篇。自鄙其陳腐。斥去不藏。稿中頗具各體。獨經說及官中文字闕焉。

李宗禕贈先生詩曰。斯世無大文。撫拾紛綺藻。羣然相爲豪。亦足干大造。南山有君子。著書監其腦。道與時

世遠。旦夕傷懷抱。桃李不終春。松柏多壽考。君爲萬年枝。勿爲斷腸草。

錄自近世詩錄。

又雙辛夷樓詞。借先生登越王臺。調水調歌頭有曰。眼前景。不弔古。已堪哀。倚闌長望。鬼火簇簇跨山來。又曰。但醉。且休閒。與爾盡餘杯。

讀此知先生與友朋懷念國仇之深。

卓孝復題先生晉安耆年會圖詩曰。釣龍臺畔與君游。四十年來各自頭。此會那堪興俯仰。橫流未忍計沈浮。樽前腰腳誰稱健。圖裏園林總覺秋。偷得閒身在人海。西風謾謾倚高樓。

馬其昶序韓柳文研究法有曰。今之治古文者稀矣。畏廬先生最推爲老宿。其傳譯稗官雜說徧天下。顧其所自爲者。則矜慎斂退。一根諸性情。劬學不倦。其於史漢及唐宋大家文。誦之數十年。說其義。玩其辭。醞醞乎其有味也。又曰。陵谷變遷矣。而先生之著書談文如故。又曰。世之小夫。有一得輒祕以自矜。而先生獨舉其生平辛苦以獲有者。傾困竭廩。唯恐其言之不盡。後生得此。其知所津逮矣。

命子根偉答同門議私諡書有曰。考之逸周書。諡法解。清白守節曰貞。勤學好問曰文。以諡畏老。允稱生平。姚永概序畏廬續集有曰。若畏廬者。殆余所謂可信者也。又曰。余知畏廬深。其性情真古人也。畏廬名重當世。文集已印行者。售至六千部之多。雖取法韓柳。而其真仍不可掩闕。又曰。私念畏廬與余。生際今日。五六十年来所聞見。多古人所未嘗有。區區抱孤旨於京師塵壒之中。引述自遠。雖頽廢而不悔。慎宜軒詩集卷八。有謝畏廬與徐樹錚諸人邀泛淨業湖詩句曰。畏廬文字筆巉巖。又有答畏廬詩句曰。君以無田歸未得。

高夢旦序畏廬三集有曰。畏廬之文。每一集出。行銷以萬計。且所著譯。白五十種。都一千二百餘萬言。久已風行海內。自不待助而傳。又曰。伯兄爲畏廬摯友。日以道義相切劘。畏廬每就一文。必商之伯兄。時以一字一句之爭。斷斷無已。又曰。念畏廬行年七十又三。精健如昔。自言少時博覽羣書五十以後。案頭但有詩禮二疏。左史南華及漢書韓歐之文。此外則說文廣雅。無他書矣。其由博反約也如此。而敘悲之作。音吐悽梗。令人不忍卒讀。蓋以血性爲文章。不盡關學問也。

成多祿答議私諡書有曰。先生之文。人所共知。惠則人所未知。

閩人陳熙績序歇洛克奇案開場。曰。吾友林畏廬先生。夙以譯述泰西小說。寓其改善社會。激勸人心之雅志。自茶花女出。人知用情之宜正。自黑奴籲天錄出。人知貴賤等級之宜平。若戰餘血腥。則示人以軍國之主義。若愛國二童子。則示人以實業之當興。其餘亦一部有一部之微旨。總而言之。先生固無浪費之筆墨耳。

林松邨觀先生作石。頗有所悟。作詩曰。渾沌乾坤鬱古胎。雲根歷劫委蒼苔。偶描色相存真品。大露鋒棱已不才。千古石交有頑鐵。一燈禪悟啓靈臺。空山獨抱風霜感。可有情天待補來。錄自近世詩鈔

趙熙有懷畏廬詩曰。養生餘事託荆關。亂後今知鬢盡斑。一飽一飢留命在。古心古貌立人間。遺民洊社偕

陳鄭。列國虞初鑄馬班。四海不知埋骨地。祝公娛老八閩山。自注。應聞有鑄計。又調畏廬詩曰。柏枧雄文遺論定。石

谷圖。十年風味識林逋。堂堂老子還稱霸。自注。王霸也。見石遺書。歲歲添丁直跨盧。何福藍田將玉種。近鋤明月買花

無。如公不負陰行善。壁取榴房得蚌珠。

趙熙字堯生，別號香宋，四川榮縣人。清翰林，官御史，著有香宋詩集詞集。

黃侃題先生詩冊曰。侃以己未秋。初見先生於京師酒樓。時先生方騰書攻擊妄庸子之居國學。而叛邪說。

者。侃亦用是故。棄國學講席。南還。先生見侃。所以獎掖慰薦之良厚。每心佛自北來。必寄聲垂詢。侃甚感焉。

冒廣生小三吾亭詩卷八。有臨淮軍中喜晤琴南曰。北來夢寐訪林逋。失喜相逢共道塗。一別話從經歲間。

二難月與故人俱。披襟尙濕龍湫雨。發篴先商雁蕩圖。芳草明年江岸長。還能攜酒聽鸛無。

自注：琴南新游雁蕩歸。

有琴南約泛舟二閘。作詩。有句曰。平生林處士。篴笠煙波徒。十年客長安。頗厭京塵汚。

齊璜白石詩草卷二有題林畏廬畫幅曰。如君才氣可橫行。百種千篇負盛名。天與著書好身手。不知何苦。

向丹青。又有畏廬先生七十生日畫梅壽之。並題詩曰。韓子文章妙衆官。換人凡骨勝金丹。此翁合是傳人。

未。著萬篇書在世間。

荻葆賢平等閣詩話卷二曰。閩縣林琴南先生紆。惓惓忠愛。篤尙風義。余龔遇之京師。摩談竟日。讀其畏廬。

文集。語似韓柳。善畫。喜用渴筆。得王廉州神理。貧居自隱於小說家。世遂以此稱之。未足盡其生平也。茲從。

友人處。覓得其七律數首。亟錄存此。自題江行覓句圖送楊昀谷太守之蜀中云。生平不識嘉陵道。卻寫夔。

巫上峽舟。爲愛詩人能作郡。聊將畫卷記清遊。從今編集多新語。沿路聞猿及早秋。日日推篷山色在。應無。

餘地著離憂。同高婉室過伯萐光祿墓下云。夙言殉國定誰先。果踐斯言詎有天。萬事還君無見好。此來及。

我未衰前。荒田迎面餘雙碣。

自注：墓在麻田中。

新檜齊眉可五軍。同龔尙餘高子在。方侯墓草已芊芊。

自注：兩亭下世二年矣。

邯鄲道中云。人間那得九還丹。往事黃梁足笑嫻。行客仍然夢富貴。先生今日過邯鄲。雪光一白連荒裔。鴉點紛來赴暮寒。聞道過江山色好。道中未計歲將闌。先生詩學宋人。多性靈語。傷亂述懷。真人少陵之室。而甚多焚棄不傳。曾見有閩中新樂府。甚佳。今不復記憶矣。扶葆賢字逢青。號平子。江蘇溧陽人。

陳聲暨除夕過先生寓齋。留飲。賦長句二十韻。曰。歲闌獨客孰好我。出門乞食非饑驅。畏廬丈是我父執。喜我突至揪其須。下階相將入畫室。示我東絹方染濡。興酣須臾能事畢。怒罵餘子兼揶揄。就中座客盡閩產。落寞彈缺知無魚。我丈和煖陽春懷。廣廈何以顏歡渠。求田問舍力不穀。稻粱自笑爭雁餘。三椽矮屋似僧舍。家家寄居城東隅。季鷹秋風思鱸膾。東坡臘日懷妻孥。修蛇赴壑又歲盡。顧影能免悲桑榆。長官聽直任陟楮。有司出納逢侏儒。侏儒棄甲歌復來。陟楮脫巾空諠呼。開源節流兩無策。中夜起坐千躊躇。燕巢幕上定非計。菟枯柱用歌烏烏。衆人待我我自省。儒無席上珍誰沽。我丈閉門能造車。譯書賣畫勤苗畬。貨財筋力兩爲禮。舉火功德癡浮屠。我今從丈飲屠蘇。燔柴風味疑鄉閭。性不能飲識酒趣。看人百榼還千壺。歸來惘惘自兀坐。鄉心但覺紛紛起。此詩載近代詩鈔卷二十四。按聲暨字公荆。衡之子。時官交通部主事。

李經畬題先生詩冊曰。忽忽寒樹認冬青。梁格莊前九度經。髯叟賜廬今尙在。徘徊有客咏榛苓。李經余。字新晉。安徽人。

錢基博技擊餘聞補有曰。技擊餘聞。敘事簡勁。有似承祚三國。以予觀閩侯文字。此爲佳矣。見小說月報五卷一號。○錢基博。字子泉。一字潛夫。江蘇無錫人。



又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古文學曰。紆以家貧無所得書。則雜收斷簡零篇。用白磨治。偶發篋。得季父所藏毛詩尙書左傳史記四部殘本。則大喜過望。而熹史記特甚。嘗語人曰。史記之文。純一紀事之文也。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。不並敘無以取證。已往之迹。不插敘無以溯源。繁賾之文。不類敘無以醒目。爲箋識。用力頗劬。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。校閱不下二千餘卷。迨三十以後。得與同縣李宗言交。乃盡讀其家所藏書。不下三四萬卷。強記多聞。爲駢文。慕王蜃金應麟。爲古今體詩。追吳偉業。陳恭尹。能畫。能經世。文才名噪里黨。與林崧祁林某有三狂生之目。久之。一切棄去。爲古文。祈嚮桐城諸老。寢饋昌黎。自謂善闕抑蔽。當伯仲梓湖。吳敏柏。梅曾亮。或翹其闕。則勃怒於言。又曰。紆讀書能識古人用心。抉發圖奧。又曰。民國更元。文章多途。特以儷體縹藻儒林不貴。而魏晉唐宋駢騁文囿。以爭雄長。大抵崇魏晉者。稱太炎爲大師。而取唐宋。則推林紆爲宗盟云。按先生所選國文讀本第八卷六朝文序曰。昭明於梁。臺榭後。名流曠集。采擷衆長。歸本正宗。又曰。王粲隱竹。秋花半開。往往手六朝之文。臨窗披閱。胸次爲之灑然。集中所選。皆全半目所覽者。據此。則先生未嘗競軒輊於魏晉唐宋。又曰。其詔學者。恆令取選於左氏傳。及司馬之史。班之書。昌黎之文。以爲此四者。天下文章之祖庭也。又曰。其早年論文崇唐宋。故亦未嘗薄魏晉。又曰。中國有文章以來。未有用以作長篇言情小說者。有之。自林紆茶花女始也。紆遙譯既熟。口述者未畢其詞。而紆已書在紙。能限一時許。就千言。不竄一字。見者競詫其速且工。又曰。自以工爲古文辭。雖譯西書。未嘗不繩以古文義法也。又曰。紆之文。工爲敘事抒情。難以恢諧。婉媚動人。實前古所未有。固不僅以譯述爲能事也。又曰。以中日之戰。海軍敗績。用義詬厲。傷毀者之例以一概也。作徐景顏傳。又曰。畏廬之文初集出。一時購讀者六千人。蓋竝世作者所